

李之儀的相思詞

韓 華

李之儀字端叔，號姑溪居士，是蘇軾門人之一，著有《姑溪居士文集》五十卷、《後集》二十卷，均是詩、詞、文的合集，宋人已將詞抽出單刻，《直齋書錄解題》載《姑溪集》一卷^[1]。李之儀詞今共存九十四首。明季毛晉評價說：“中多次韻，小令更長於淡語、景語、情語。”^[2]《四庫提要》評價說：“詞亦工，小令尤清婉峭蘊，殆不減秦觀。”^[3]對其詞的研究近些年亦受到一定重視，但數量較少^[4]。筆者認為李之儀寫詞着力處乃在他的愛情詞，而其中又以相思詞最為着力。僅以數字即可見一端。他的九十四首詞中有五十一首愛情詞，而其中就有三十六首是寫相思之情的。它們恰如其分地表現了男女豐富、細微的相思情狀和心理，令人感受到愛情的真誠，體會到悠長、深遠而婉曲的藝術韻味，成為李詞中最富特色的作品，代表了李之儀詞作的最高的藝術水準，其中尤以《卜算子》（我住長江頭）^[5]最為人所稱道。

本文力圖結合李之儀的詞論對這些相思詞的內容進行具體分析，進而透視出李之儀相思詞的獨特藝術特色。

一、李之儀相思詞本事

據李之儀《妻胡氏文柔墓誌銘》^[6]，可知其妻胡氏出身名門，名淑修，字文柔，是一個奇女子，知書達理，聰明而又有見識，連沈括

偶有遺忘，都要向她請教。李之儀在詩中亦稱其爲“德曜”^[7]，“德曜”是漢代梁鴻的妻子孟光的字，可見對她的敬重。但大約正如李長之《魯迅批判》所言：“這也是一切藝術的特質吧，必須和現實生活有一點距離，所以和愛人吻着的時候大抵是不會寫情詩的，如周作人所說。”^[8]李之儀的詞中沒有直接送給他妻子的作品，只有一首想望家書的作品《朝中措》（暮山環翠繞層欄）。此外可以考證的還有董九^[9]、楊姝。蘇軾的《立春日小集呈李端叔》詩有“歸臥燈殘帳，醒聞葉打庵。須煩李居士，重說後三三。”《施注蘇詩》說：“後三三語，讀者往往不知所謂，蓋端叔在定武幕中特悅營妓董九者，故用九數以爲戲爾。”^[10]楊姝乃是當塗的一個歌伎，她與李之儀有三個孩子。^[11]李之儀在崇寧二年（1103）被貶當塗。黃庭堅在崇寧元年（1102）六月到太平州任，九日而罷，又數日而去^[12]，時李之儀已在太平，有《好事近·與黃魯直於當塗花園石洞聽楊姝彈〈履霜操〉，魯直有詞，因次韻》。這說明李之儀被貶當塗之前就認識楊姝。他到當塗的第三年他的妻子胡氏去世，楊姝也就成了他實際的妻子。政和三年（1113），李之儀又第三次被貶官，原因是“淮東提刑司勘到之儀與楊姝逾濫及信憑楊姝所生男爲己子，增歲乞補”^[13]。

李之儀詞作中明確標注爲楊姝作的有《好事近》（相見兩無言）、《清平樂·聽楊姝琴》（殷勤仙友勸我千年酒）、《浣溪沙·爲楊姝作》（玉室金堂不動塵）及“又再和”上詞的的另一首《浣溪沙》（依舊琅玕不染塵）。另外楊姝善彈琴，李之儀詞中有稱“琴仙”的句子，或許亦指楊姝，而此外又有“神仙院宇”之句，或恐亦是。

二、李之儀相思詞的內容

1、相思情狀的描寫

《詩經》“自伯之東，首如飛蓬”（《衛風·伯兮》），將一個女子的

相思情狀刻畫得獨特而又傳神，千載之下，如在目前。李之儀在這方面也是頗有一番功力的。他此類詞中的相思主人公主要有三種情況：

(1) 相思主人公爲自己

“桐陰未減，獨自攜芳酌。再弄想前歡，拊金樽、何時似舊。憑誰說與，潘鬢轉添霜，飛隴首。雲將皺，應念相思久。”（《驀山溪》）“攜芳酌”，“拊金樽”，都是一種沉思與玩味的情狀，既有懷想往昔的甜蜜，又有年華空逝，相思無着的憂傷。“爭知這裏，沒個人言語。撥盡火邊灰，攪愁腸飛花舞絮。”（《驀山溪》）“撥盡火邊灰”，是個下意識的動作，一種孤寂無聊而又無奈的意味從中油然透出，作者敏銳的捕捉下了這個鏡頭。“坐久燈花開盡，暗驚楓葉。”（《玉蝴蝶》）燈花在民間被認爲是一個吉兆，《紅樓夢》中就說“女兒喜，燈花並頭結雙蕊。”（《紅樓夢》二十八回）詞中的主人公已經“坐久”，顯然沉思已久，空望着燈花一個個結成，又一個個落去，不知相聚在何時。這些相思情狀非常典型而有特色，深深地傳達出一種思念的滋味。不過李之儀對自己這方面的描寫並不多，他更熱衷於描寫意中人（女子）的相思情狀。

(2) 相思主人公爲意中人（女子）

具體又可分爲兩種情況，一爲自己想象女子在相思自己時的情狀。如：“垂窄袖，花前鎮憶相思久。”（《千秋歲》）“不道有人腸斷也，渾不語，醉如癡。”（《江城子》）“彷彿么絃猶在耳，應爲我，首如蓬。”（《江城子》）李之儀不僅寫自己的相思，還寫對方對自己深切思念。君思我處我思君，相思的互動使情味更爲纏綿深厚，也使李之儀最終能夠破空喊出那首著名的《卜算子》。二是作爲第三者描寫女子的相思情狀。“眉壓橫波皺。歌斷青青柳。釵遽擘，壺頻叩。鬢棲清鏡雪，淚漲芳樽酒。難再偶。沈沈夢峽雲歸後。”（《千秋歲》）因爲離別，於是眉頭深皺。將詞調《楊柳枝》唱了一遍又一遍，將金釵分爲兩半，將唾壺頻頻敲打，當看到鏡中雙鬢染上雪色，

想到年華將逝，於是和淚飲下美酒。這是一種不能與意中人相見而非常激烈的反應。再看《千秋歲》：“柔腸寸折，解袂留清血。藍橋動是經年別。掩門春絮亂，欹枕秋蛩咽。檀篆滅，鴛衾半擁空牀月。妝鏡分來缺，塵污菱花潔。嘶騎遠，鳴機歇。密封書錦字，巧綰香囊結。芳信絕，東風半落梅梢雪。”“掩門”是有所待而落空、“欹枕”是久久不眠，“鴛衾半擁空牀月”則情境優美而情思無限，是非常具有畫面感，而又富有詩情的佳句。無心梳洗打扮，也無心在織機上忙碌。只將寫好的書信密封住，將寄託相思的香囊綰住。李之儀巧借想象之力，對女子的相思情狀作了細緻而傳神的刻畫，傳達出刻骨相思之意。《清平樂》也是一篇富有特色的詞作，“仙家庭院，紅日看看晚。一朵梅花挨枕畔，玉指幾回拈看。擁衾不比尋常，天涯無限思量。看了又還重嗅，分明不爲清香。”李之儀最喜愛梅花，他以梅花贈送意中人，這大概是真有其事的（或可以《蝶戀花》“玉骨冰肌天所賦”爲證）。他將女子借花以思人的情狀描摹得多麼細緻、獨特，傳達出多麼綿長的情意。

（3）相思主人公未點明性別

可以《千秋歲》爲例：“深秋庭院，殘暑全消退。天幕迴，雲容碎。地偏人罕到，風慘寒微帶。初睡起，翩翩戲蝶飛成對。歎息誰能會。猶記逢傾蓋。情暫遣，心常在。沈沈音信斷，冉冉光陰改。紅日晚，仙山路隔空雲海。”從這首詞就不能看出主人公的性別。

2、相思心理的刻畫

其實，對相思情狀的描寫未嘗不是相思心理的一種折射，但李之儀詞中另有直接的心理描述。如：“擘麟泛玉，笑語皆真類。惆悵月邊人，駕雲輶、何方適意。”（《驀山溪》）在美好時刻，心中暗問意中人此刻在作什麼。《驀山溪》：“神仙院宇，記得春歸後。蜂蝶不勝閑，惹殘香、縈紆深透。玉徽指穩，別是一般情，方永晝。因誰瘦。都爲天然秀。”對那一派“玉徽指穩”的風流態度，那一番天然秀氣久久不能忘懷，回味不已。“耳邊依約，常記巧語綿蠻。”（《玉

蝴蝶》耳邊似真非真的響起那個女子有趣而可愛的話語。“蘭易歇，恨偏長，魂斷成何事。”（《驀山溪》）因為年華易逝，相思離別也就成了更可悲哀的事情。以上是對相思心理的一種具體描述，還有一種是直接以“情語”出之，那麼何謂“情語”呢？王國維在《人間詞話》中說：“詞家多以景寓情。其專作情語而絕妙者，如牛嶠之‘甘（應爲須）作一生拼，與君今日歡。’”^[14]則“情語”當爲直抒己意的句子。如“休嗟磨折。看取羅巾血”（《千秋歲》）、“莫把金樽容易勸，坐來幾度銷魂。不知仙骨在何人。好將千歲日，占斷四時春”（《臨江仙》）的勸慰；“無復傷離缺。共保冰霜潔”（《千秋歲》）的忠貞誓言；“強鋪同處被，愁卸歡時帽。須信道。狂心未歇情難老”（《千秋歲》）的真情表露，對相聚歡樂的向往，“安得一雙飛去，春風芳草池塘”（《清平樂》）。李之儀以自己的真情體驗，演繹出相思者曲折、豐富的內心世界。

3、相思情境的精心營造

使相思詞富有詩意的展開，景物的烘托渲染首先是必不可少的。如《驀山溪·北觀避暑次明叔韻》：“金柔火老，欲避幾無地。誰借一簷風，鎖幽香、愔愔清邃。瑤階珠砌，如膜遇金篦，流水外，落花前，豈是人能致。”在難逃暑熱之際，一簷幽風襲來，它還不經意的攜來縷縷清香，讓人獲得了一種清邃的心理境界。“流水外，落花前，豈是人能致”，一個幽靜無塵之所悄然而至，於是“擘麟泛玉，笑語皆真類，惆悵月邊人”的思情就可以優美地展開了。“分外清光潑眼，迷滉漾、無計拘攔”，八月十六日的月光，愈發襯得思情難耐了，於是作者情不自禁地呼喚道：“歸來呵，休教獨自，腸斷對團圓。”（《滿庭芳》）“殘寒銷盡，疏雨過、清明後。花徑斂餘紅，風沼縈新皺。乳燕穿庭戶，飛絮沾襟袖。正佳時，仍晚晝。著人滋味，真個濃如酒”（《謝池春》），則正如韋莊的《思帝鄉》詞：“春日遊，杏花吹滿頭。陌上誰家年少，足風流。妾擬將身嫁與，一生休。縱被無情棄，不能羞。”春日的生機與美好更激發得思情似酒濃。“闌干

掐遍等新紅。酒頻中。恨匆匆。投得花開，還報夜來風。惆悵春光留不住，又何似，莫相逢。”（《江城子》）除了景物的描寫外，李之儀還以“闌干掐遍等新紅”這樣情味深切的動作，營造了很好的相思情境。

李之儀在人生失意之餘或許在男女相思中感受到了更多詩意。他所描寫的感情，纏綿深厚。詞中雖然也有“想歸來醉裏，鸞篋鳳朵，倩何人卸”（《水龍吟》）的句子，但含蓄婉轉，沒有直露的色情描寫，而同時他所寫的感情已經不是逢場作戲，他的詞作也不是歌筵舞席間的應景之作，它們已不同於通常所說的“豔情詞”，而是具有了愛情的特質，所以本文以“愛情詞”稱之。

三、李之儀相思詞的藝術特色

李之儀在他著名的《跋吳思道小詞》中提出了詞“自有一種風格”的觀點，這比李清照“詞別是一家”的論調還要早三十六年^[15]。

首先將《跋吳思道小詞》其文錄下：

長短句於遺詞中，最為難工，自有一種風格，稍不入格，便覺齟齬。唐人但以詩句，而用和聲抑揚以就之，若今之歌陽關詞是也。至唐末，遂因其聲之長短句，而以意填之，始一變以成音律。大抵以《花間集》中所載為宗，然多小闕。至柳耆卿，始鋪敘展衍，備足無餘，形容盛明，千載如逢當日；較之《花間》所集，韻終不勝，由是知其為難能也。張子野獨矯拂而振起之，雖刻意追逐，要是才不足而情有餘。良可佳者，晏元憲、歐陽文忠、宋景文則以其餘力遊戲，而風流閒雅，超出意表，又非其類也。諦味研究，字字皆有據，而其妙見於卒章，語盡而意不盡，意盡而情不盡，豈平平可得髣髴哉！思道覃思精詣，專以花間所集為準，其自得處，未易咫尺可論。苟輔之以晏、歐

陽、宋，而取捨於張、柳，其進也將不可得而禦矣。^{〔16〕}

李之儀一開始就提出“長短句於遣詞中，最爲難工，自有一種風格，稍不入格，便覺齟齬”的觀點。那麼這個“風格”究竟指的是什麼呢？在說到柳永詞作的時候，他說“較之《花間》所集，韻終不勝，由是知其爲難能也”。顯然在李之儀看來特殊的“韻味”乃是詞“自有的一種風格”，而正因爲此，詞纔特別難工。一旦做了這樣的理解，全文的意思也就豁然開朗了。李之儀的這篇文章，以“長短句於遣詞中，最爲難工，自有一種風格，稍不如格，便覺齟齬”爲總論點，他認爲稍不符合詞的這種風格，“便覺齟齬”，所以他後面分別例舉柳、張、歐、晏等人，認爲他們的詞作各有長處，但也各有不足，所以吳思道在自己已有的成就上，如果能取其長而避其短（“輔之”“取捨”）則完全能夠達到詞作特有的風格，從而“不可得而禦矣”。

在歷論各個詞人時，我們可以看到李之儀是緊緊圍繞“韻”展開的，柳永“韻終不勝”，所以張先就“獨矯拂而振起之”，即糾正柳永“韻終不勝”的毛病，但可惜“雖刻意追逐，要是才不足而情有餘”，不過“良可佳者”，在“韻”的糾正上，晏元憲、歐陽文忠、宋景文作得很好，他們“以其餘力遊戲，而風流閒雅，超出意表”，“意表”，即意外之意，“超出意表”就是他們的詞富有言外之意。與柳、張相比，“又非其類也”。

本文雖然是寫給吳思道小詞的跋，但同時也是作者在長期的欣賞和創作中得來的經驗的總結。將其創作和詞論結合在一起，我們可以更爲清晰地看出李之儀相思詞作的藝術特色。

1、學習柳永，“鋪敘展衍，備足無餘”，又避其直露、餘味不足的毛病

李之儀的詞，明季毛晉以及《四庫提要》都分別給予了很高的評價（前已論及，茲不贅言）。關於小令的標準，有清代萬樹在他的《詞律發凡》中說的“錢塘毛氏”所云的“古人定例”^{〔17〕}和王力先生

在《王力詞律學》中所分的類^[18]。筆者按這兩種分法對李之儀的詞分別進行分類和統計。如下：

古人定例	小令(58字以內)	中調(58字至90字)	長調(91字及91字以外)
	60首	29首	共計5首
	23首愛情詞, 15首相思詞	24首愛情詞, 18首相思詞	4首愛情詞, 3首相思詞
王力所分	小令(62字以內)		慢詞(62字以外)
	71首		共計23首
	33首愛情詞, 21首相思詞		18首愛情詞, 15首相思詞

毛晉、《四庫提要》都認為李之儀的小令更具特色，但實際他的中、長調（慢詞）也十分突出。而他的中長調（慢詞）又幾乎都是愛情詞，其中又以相思詞為最多。從這一點，我們可以看出，李之儀對柳永“鋪敘展衍”的“取”與“捨”。

試看《玉蝴蝶》：

坐久燈花開盡，暗驚風葉，初報霜寒。冉冉年華催暮，顏色非丹。攪回腸、蛩吟似織，留恨意、月彩如攤。慘無歡。篆煙縈素，空轉雕盤。何難。別來幾日，信沈魚鳥，情滿關山。耳邊依約，常記巧語雛蠻。聚愁窠、蜂房未密，傾淚眼、海水猶慳。奄更闌。漸移銀漢，低泛簾顏。

這首詞上闕寫景，對相思情境進行鋪設，“暗驚風葉，初報霜寒”暗

示年華的空逝，與燈花、蛩吟、月彩、篆煙這些意象，共同表現了思情的愁慘。下闕，以情語直接道出“一日不見，如隔三秋”的心理。“耳邊依約，常記巧語綵蠻”，亦是相思心理的描摹。最後寫，夜更深，銀漢漸移，皎潔的星光落在簾幕上。暗示時間雖逝，但思情依然纏綿不盡。全詞精心構置，文思曲折細密，感情纏綿悱惻，情境優美，留不盡之意於言外，而韻腳又恰與哀怨的語氣十分協調，實在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。同時又沒有柳永一些作品的直露。

2、學習張先，“情味有餘”

李之儀以相思詞最為着力，或許因為他在相思中感受到了更多愛情的滋味，因而也就感受到更多可以入詞的詩意來。相思既然辛苦，那相見定是狂喜，相別亦是不捨，那麼也應當大書而特書了，但實際上李之儀寫相見與離別的詞作只有幾首而已，且從構思的精巧，情韻的深遠來看，的確是大不如他的相思之詞的。相見是狂喜的，但似乎來不及回味；相別是痛苦的，但也只是短暫的一刻，怎及相思那麼千回百轉，亦憂亦喜，情意纏綿。可以說他是選了最具詩情的相思為主題的。而他對相思情又加以精心的刻畫，如前所述，茲不贅言。

3、學習晏歐等人，“風流間雅，超出意表”

李之儀的詞沒有直接、暴露的色情描寫，“想歸來醉裏，鸞篋鳳朵，倩何人卸”（《水龍吟》），寫得非常含蓄，婉轉。他的語句非常清雅優美，如：“擁身疑有月，觀步恨無雲”（《臨江仙》），“綠香摧渚葦，黃蜜攢庭草”，“風花飛有態，煙絮墜無痕”（《臨江仙》），實際這只是一些突出的例子，李之儀的詞總體都是這樣的，這也許正是《四庫提要》評價其詞“清婉峭雋”的緣故所在。

4、重視結句藝術，語盡而意不盡，意盡而情不盡

李之儀在詞論中十分強調“妙見於卒章”從而達到“語盡而意不盡，意盡而情不盡”的效果。如：“密封書錦字，巧綰香囊結。芳信絕。東風半落梅梢雪。”是無奈還是失落，亦或是年華空度的悲

哀，總之確實很有餘味，給人留有極大的想象空間。“寄聲雖有雁，會面難同酒。無計偶。蕭蕭暮雨黃昏後。”（《千秋歲》）李之儀常在敘述之後，突然跳出這樣一句似與前面無關的景致描寫，起到一種思緒跳轉的作用，引人回味。《菩薩蠻》：“五雲深處蓬山杳，寒輕霧重銀蟾小。枕上挹餘香，春風歸路長。雁來書不到，人靜重門悄。一陣落花風，雲山千萬重。”夜深思情正濃，惟挹枕上餘香以託相思。“人靜重門悄”真是悲哀而掩抑，忽然一陣落花風，便雲山千萬重。落花風打破了沉寂，也把思情引到了萬重雲山之外，讓思情突然不可遏制的奔湧。短短兩句使詞作境界高遠，感情豐盈。可與“離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遠還生”（李煜《清平樂》）相比。講究結局，實在是李之儀詞作的突出的現象。這樣的詞還很多。

5、以民歌風味的句子入詞

這是李之儀詞極富特色之處。最典型的恐怕就是他的《卜算子》了：

我住長江頭，君住長江尾。日日思君不見君，共飲長江水。
此水幾時休，此恨何時已？但願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負相思意。

既有民歌的迴旋往復，又有民歌的真率動人。而“要見有時有夢，相思無處無愁”（《西江月》），“不見又思量，見了還依舊。爲問頻相見，何似長相守”（《謝池春》），取民歌語調的輕快流轉，捕捉了相思情人細膩的心思，頗似口語，傳達出娓娓的哀怨之情。“卻應去路非遙，今朝還有明朝。謾道人能化石，需知石被人消”（《清平樂》）、“聚愁窠，蜂房未密；傾淚眼，海水猶慳”（《玉蝴蝶》），採用了民間所熟知的傳說、事物，巧妙作比，有民歌的機智與幽默，又有民歌式的誇張與率真。前者喜，後者憂，真是其情嫋嫋，餘韻悠悠。這些民歌式的句子，讀來別有風味，而它們又那麼恰當、微妙地傳達着相

思情緒。不能不說這是令李之儀相思詞別有韻味的又一特點。

以上幾點是李之儀相思詞的藝術特點。在當時以蘇軾爲代表的士大夫對詞進行詩化，而柳永鋪敘展衍，但詞語又近淺露的詞壇背景下，李之儀注意到詞應具有獨特的“韻”，取捨諸家之長短。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了自己的詞論。一種創作理論，從作者的創作實踐中來，又回到他的創作實踐中去，這實在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。

注釋：

〔1〕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二十《姑溪集解題》，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版，第674冊，第888頁。

〔2〕李之儀《姑溪詞》所附毛晉《姑溪詞跋》，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版，第1487冊，第295頁。

〔3〕永瑤等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中華書局，1997年版，集部詞曲類，第2784頁。

〔4〕曾棗莊《姑溪居士的詞論與詞作》（《文學遺產》1991年2月）、門立功《李之儀及其詩詞風格》（《青大師院學報》，1996年6月，第3卷第2期）、李嬋娟《蘇門義氣，花間風情——李之儀詞風初探》（《海南師範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004年1期，第17卷）。

〔5〕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《姑溪居士全集》，中華書局，1985年版，《姑溪居士文集·詞曲》。本文所引李之儀的詞均引自此處，以下不再出注。

〔6〕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《姑溪居士全集》，中華書局，1985年版，《姑溪居士文集》卷五十《墓誌銘》。

〔7〕李之儀《題朱砂湯》（“憶同德涉猷蒸”），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《全宋詩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5年3月版，第17冊，第11279頁。

〔8〕李長之《魯迅批判》，《李長之之批評文集》，珠海出版社，1998年10月版，第44頁。

〔9〕據曾棗莊先生考證，《姑溪居士的詞論與詞作》，《文學遺產》，1991年2月。

〔10〕《施注蘇詩》卷三十四，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版，第1110冊，第584頁。

〔11〕據曾棗莊先生考證，《姑溪居士雜考》，《四川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990年第3期。

〔12〕任淵《山谷內集詩注》目錄所附《山谷年譜》，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，臺灣

商務印書館，1986 年版，第 1114 冊，第 22 頁。

〔13〕徐松《宋會要輯稿》，中華書局，1987 年版，職官六八之二九，第四冊，第 3922 頁。

〔14〕王國維《人間詞話·人間詞》，譚汝為校注，北京群言出版社，1995 年版，第 61 頁。

〔15〕據曾棗莊先生《姑溪居士的詞論與詞作》考證，《文學遺產》1991 年 2 月。

〔16〕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《姑溪居士全集》，中華書局，1985 年版，卷四十，《姑溪居士文集·題跋》，第 301 頁。

〔17〕轉引自王力的《王力詞律學》，山西古籍出版社，2003 年版，第 14 頁。

〔18〕同上，第 16 頁。

作者單位：四川大學中文系